

## 文化传统与当下

参事建言

# 大学呼唤大爱

大爱是大学的本源,也是大学的文化,就是一切为了学生。

田建国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讲:“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最近某大学一位著名教授讲:“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这些话都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大爱文化,教师的大爱情怀。

大爱文化塑造了学生品格。有一位大学校长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什么是大学文化,它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逸事当中。”名师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让学生感染感动,形成广为传颂的故事。他们的点点滴滴让学生回味无穷,一言一行让学生终生难忘。这些名师逸事的传扬反映的是学生的期盼。我们现在往往感叹,学生中传诵教师的故事少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有的教师只教书不育人,重科研轻教学,他们与学生接触少了,对学生关心少了,师生没有心灵之间“零距离”交流。有的远在郊区的大学,教师上完课赶班车,难怪学生说,现在白天教师育人,晚上保安育人。

现代大学教育功能与传统相比有了很大拓展,很容易在拓展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传播文化等功能中忽视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育人。大学核心价值之淡化与偏离,已经严重影响培养质量。网上传播《一名大学毕业生反思》的文章,称自己进大学时,抱着热情和理想,想努力学习,却发现校园里精神缺乏,

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抢项目,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老师忙项目,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玩游戏和看韩剧成为男生和女生们的必修课,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有的大学生反映,希望教师更多关心学生的学业,他们报考该校专业,就是冲着几位崇拜的名教授来的,结果到毕业还没见到这些教授。

现在人们对大学办学水平的评价,依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GDP崇拜”,就是学位点、重点学科、科研经费、科研获奖等,领导和教师的兴奋点都集中于此,对教学缺乏投入,对育人缺乏热情。有位“985”大学校长用了四个“太”描述当前问题:外面的世界太功利,虚拟的世界太精彩,科学的精神太淡漠,学校的氛围太浮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短期效益。十年磨一剑,有人恨不得一年磨十剑,“文章不写半句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人少了。

大学是大楼,大师,大爱。这三者中,大楼为体,大师为根,大爱为魂。这些年大学大楼多了,空间大了,条件好了,大师多了。但大楼大师之外,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大爱。大爱文化精髓是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是一种巨大的感召力量和博大的精神力量。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感受生命价

值,生命过程。只有感受才能感动,只有感动才会行动。在感动中净化灵魂,在感动中升华人格,升华人生。有位老师上课前看到一位学生收到家长短信,意思是天冷了,多穿衣服,注意身体。下课时,他要求全班同学按照这个内容给家长发个短信。很短时间内,大部分学生都收到家长回复,大概意思是,你突然长大了,成熟了,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这叫教育学生感动社会。

无论多么先进的教育手段都不能否定面对面的教育工作,无论现代传媒多么发达都不能代替人和人之间感情的融和和交流,无论制度多么完善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网络的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人的面对面。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泰洛齐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早到晚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手牵着手,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眼睛。我随他们流泪而流泪,我随他们微笑而微笑。”从这一角度,学生美好的人生一开始应当掌握在教师手中。爱是教育的灵魂,情是教育的生命。教育需要爱,更需要情。没有爱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不懂得培养情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教授,博导,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高等教育学专著16部。)



【本期话题】:

## 不患寡而患不均

话题提供者:刘学英

【话题缘起】

当今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对于社会稳定及发展都是不利的。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给最底层的人合理必要的社会保障,是全社会应该面对的当务之急。

郭汉杰:现如今人们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解释为不平均,且都指在钱的分配上,其实孔子的原意是指地位和利益。我认为地位最重要,人们的地位真正平等了,利益自然也会平等。“在××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常挂在我们嘴边的口号,也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所倡导的。

愚岩:在穷人较多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挺伤人心,但应该更多思考其最后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前者现实意义重大,后者意义深远。经典的东西都可以不朽,那么,就让经典的东西唤醒当下人的良知吧。

璞璞: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社会阶层的调控,社会财富贫富也好,富饶也好,分配的相对均衡是和谐的基本保证。小平同志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的改革固然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对高收入阶层没有抑制,对贫困人群缺乏保障,形成了阶层间的对立,所谓“仇富”就是抗议情绪!

台应新:缩小贫富差距是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贫困的不是没有得到,而是得到的应该更多一些,比如:廉价住房、平价教育;富贵的不是不该得到,而是有些得到的不公正不合理,例如:权力寻租、贪污受贿。

小于 gongzheng:当今社会,分配不均是影响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吃苦没关系,流汗没关系,就怕受委屈心里憋屈。因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付出没有相应回报,结果到头来,流了汗又要流泪!公开、公平、公正,要实现这“三公”又谈何容易啊!

每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实现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关键在“法”。说到底,就是依法惩腐,依法治税,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公平和正义,比阳光更重要。

郭峰:我是一名代课教师,与在编教师的工作量工作时间毫无区别,我所教的班级的成绩在全学区长期名列前茅,我

所得的报酬只有600元,而在编教师是3000多元——但是,我还得在讲台上对着孩子们宣扬着连我自己都得不到的公平正义,否则,这一份临时的饭碗都有可能被打碎。

徐建和:因为患寡,我们搞改革开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希望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十多年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带来的却非先富带后富状态下贫富差距的缩小,而是扩大。因为患不均,我们又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内地的基尼系数远超警戒线,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重树社会公平正义刻不容缓!

lchj16369:以前的时候,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因为大家都过得不好,所以也没人说什么;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怨起来。就是因为包括社会资源在内的太多东西分配得不是很公平,从而使得大家有怨言。当然,我们不愿意过穷日子,却也不愿意看到某些人用不正当手段发财。

涩味:“均”在这里不单是财富上的均,还有社会资源分配、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全方位的均衡,所以我们把这这句话单纯理解为财富均衡其实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误解,要缩小贫富差距,单靠经济措施只能起到本末逐末的效应,要想真正改善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当从建立一个全面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开始。

孙风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这个观念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现在重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不均”“不安”的焦虑,但是更主要的则是暴露了“墙倒众人推”“天塌砸大家”的消极思想。“贫”“寡”带来的“均”“安”,使人不思进取,难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只有“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距离,始终让人觉得有比头、有奔头,才会有劲头。后面的想追,前面的怕追,这样才能形成你追我赶向前进、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好局面。(本期幸运博友为涩味,将获奖金100元,请该博友将联系方式发至编辑邮箱 wanghui3050@126.com)

【下期话题】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话题提供:于涛

【话题缘起】

《孟子·梁惠王上》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意是说一个人在善待自己老人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现如今,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由此引发的问题日益凸显,我们该怎样去善待自己以及他人的老人呢?请登录微博齐鲁参与讨论。

身边的传统

# 滕州有个馍馍庄

滕州城内平行路上有个公交站点叫馍馍庄小区。第一次在公交车上到这个站名时,我想起了当年的馍馍庄,在心里着实为能够保留这个有意义的站名叫好。

孙清鼎

我在少年时由乡下进城,出村往东走经过的第一个庄子是五里屯,再前行看到的就是馍馍庄,每看到馍馍庄就知道快到城里了,还想到馍馍庄肯定有卖馍馍的,因此记忆深刻。

那时馍馍庄处于城外,是个不大的村庄。据1966年的资料,这个村属于滕西大队,有98户456人。后来随着城区的扩大,这里成了馍馍庄居委会,再后来村庄房舍改建成居民楼,就有了馍馍庄小区的名称。

近些年旧城区改造、新区建设非常迅猛,原来的街巷、村居地名随之消失,许多城镇新建起的居民小区、街道,保留当地旧名者寥寥无几,而贪大求洋,信口乱语,云里雾里,够不着天,摸不着地的地名随处可见。在这种时候看到滕州馍馍庄小区至今不改旧名,我认为作此主张的人懂文化。

滕州城内街道命名原本就很有文化气氛,如沿用旧名的大同路、善国路、奎文街、通衢街等,雅而不俗,有古老文化城市的特色。新建成的街道多以当地山水、人文命名,荆河路、北辛路、郝国路、龙泉路、杏坛路,既宣扬了当地名胜,又方便易记,亦有特色。

地名之事,大有学问。旧时北京有《京师五城坊胡同集》《京师坊巷志》,时至今日北京街道胡同

多沿袭旧称,很有文化研究价值。上海、青岛新开商埠之时,旧地名无几,路巷多是新的命名,取有国内大城市、小县城之名,罕见大而无当的标志。大方之家追求朴实无华,小家子爱摆弄大派头之虚,犹如有些地方在仿建天安门,乡村野语妄称之言官方也随之大叫“天下第一”。何谓雅?何谓俗?什么是大气?什么是小样?相比之下立见。《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语句清新不落俗套,酸儒文人搜肠刮肚望尘莫及。大字识不了几个的王熙凤作粗诗一句“一夜北风紧”,被才子佳人叫好,原因是诗句自然顺畅,假如她故作高深,斟字酌句,要与李白、杜甫试比高,想出天下惊人奇语,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不仅为文人学士所不齿,也为公子与红妆所嘲笑。

旧时的地名也多有粗俗不堪者。我所知道的山区村名“狼沟”“母猪窝”,当年定是一两户人家或无人定居之处,乡人以野兽、家畜之名作为地方记号,后来发展成了村庄,原名虽有“有狼”“养猪”的出处,总是不雅,理应更改。“文革”期间破旧立新,“三官庙村”更名“东风村”,“新兴街”更名“工农兵街”,“文革”后恢复旧名也是理所当然。

这些年来,许多城镇都在改“街”为“路”。我对“街”“路”之意缺乏研究,可对城镇把原有的某

街改名为某某路不以为然。今《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对“街”“路”解释,非常明确,“街”就是街,“路”就是路,各有其意,这一点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分得清楚。那么,原有的街市为什么纷纷改称为“路”呢?在这里不妨套改两句古人的诗,当是“洋风熏得时人醉,错把九州当欧洲”了。有人或以为上海、广州、青岛等大城市不就把街叫做路吗?这话不错。我以当今各地建设的新城区、开发区先修路后有商铺、民居来推测,当年洋人在中国租界内建设或许亦是如此,先有了路名,后变为街市也就不再更改了。“街”是中国本土旧称,“路”乃洋人兴起。在有些人的眼里凡“洋”都好,他们不在城市文化、建筑上用真功夫,就爱在名字上玩新花样,也就形成了改“街”为“路”之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饱学之士济济,北京为什么街道、胡同不改旧名?而那些乐于改街为路的决策者,自以为沾上一点洋气,却暴露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知。

因滕州的馍馍庄小区地名之事说了这么多,是否扯远了?我认为不远。看看时下某些新建的居民区,随意而为的洋名、怪名正越来越多,以恶俗之风冲击优秀传统文化的事屡见不鲜,两相搏击,往往是恶俗多占上风,这就不能不让人忧从中来,多议论几句了。